



宛委餘編  
四部稿百六十一至百六十三  
三

借  
600  
210



600  
210

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之一百六十一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說部

宛委餘編六

每見史傳稱百六陽九而不得其說按洪景盧續筆云以曆志攷之其名有八初入元百六曰陽九次曰陰七又有陰七陽七陰五陽五陰三陽三皆謂之災歲大率經歲四千五百六十而災歲五十七以數計之每及八十歲則值其一然則陽九即當承百六而言所謂災歲蓋不止陽九也及攷張世南游宦紀聞

卷之百六十一

宛委餘編

龐澤文庫

所載王湜太乙肘後備檢則云四百五十六年為一陽九二百八十八年為一百六陽九奇數也為陽數之窮百六偶數也為陰數之窮與景盧所記不同而甚有理又曰后羿寒浞之亂得陽九之數七赧王衰微得陽九之數八桓靈卑弱得陽九之數九煬帝滅亡得陽九之數十周宣王父厲而子幽得百六之數十二敬王時吳越相殘海內多事得百六之數十三秦滅六國得百六之數十四東晉播遷十六國分裂得百六之數極而反於一五代亂離得百六之數三此所謂應者也舜禹至治得百六之數七周成康得

百六之數十一小甲雍已得陽九之數五而百六之數九庚乙武丁得陽九之數六不降得百六之數八盤庚小辛得百六之數十漢明章得百六之數十五唐貞觀得百六之數二此所謂不應者也余嘗以此試楚士無一知者又有元二之厄不可曉或云卽元元也訛而為二耳又云楊孟文石門頌中遭元二西夷虐殘孔耽碑元二坎軻人民相食趙明誠云若作元元不成文理然徧攷曆數書無之愚竊謂恐卽入元百六而為陽九次為陰九詞人深晦陽九陰九之語為元二耳姑記以俟知者

靈寶經陽九百六劫之大者也陽極於九故云陽九  
陰極於六故云百六即陰六也小則三千三百年次  
則九千九百年大則九九八十一萬年為劫終也又  
洞玄運會經天厄謂之陽九地虧謂之百六道跡經  
言陽九者天旱海涌而陸焦百六者大水海陸而陵  
淵按道經所載陽九百六又稍不同附記於此  
宋姚宏校戰國策四百八十餘條太史公所採九十  
餘條其事異者止五六條其正文遺逸如司馬貞引  
馬犯謂周君徐廣引韓兵入西周李善引呂不韋言  
周三十七王歐陽詢引蘇秦謂元戎以鐵為矢史記

正義碣石九門本有宮室以居春秋後語武陵王游  
大陵夢處女古瑟之類略可見者今本所無也至於  
張儀說惠王乃韓非初見秦厲憐王引詩乃韓嬰外  
傳後人不可得而質矣

梁書蕭琛為宣城太守時有北僧南渡唯齋一葫蘆  
中有漢書序傳僧曰三輔舊老相傳以為班固舊本  
琛固求得之其書多有異今者而紙墨亦古文字多  
如龍舉之例作隸作篆琛甚秘之後以餉鄱陽王範  
乃獻於東宮又劉之遴傳太子念之遴張纘到漑陸  
襄等參校異同之遴上十事云案範本永平十六年

五月二十一日郎班固生而今本無序傳稱中篇今本止稱敘傳今本敘傳載班彪事行範本云稚生彪自有傳今本紀及表志列傳不相合為次而範本相合為次總成三十八卷今本外戚在西域後範本外戚次帝紀下今本高五子文三王景十之王武五子宜元六王雜在諸傳秩中範本諸王悉次外戚下在陳項前今本韓彭等述云信惟餓隸布實鯨徒越亦狗盜芮隱江湖雲起龍驤化為侯王範本云淮陰毅毅杖劍周章邦之傑子實惟彭英化為侯王雲起龍驤範第三十七卷解音釋義以助雅詁而今本無此

卷攷今刻行之書唯今本而範本固不存也然大約亦可取正吾嘗欲去史記之褚先生與司馬負而訂為書及以鄱陽所上漢書卷數校刻之唯解音釋義不存似亦可攷而補也書此以俟  
孟子所稱齊景公涕出而女於吳按所嫁乃闔閭長子名終纍俱早亡葬常熟北二里海隅山東南嶺葬畢化為白龍而逝又齊女日夜思其家哭因名其門曰齊門今吾郡猶存化龍事雖恠誕第夫差不聞齊文為夫人則終纍為得之意是闔閭破楚後景公畏而女其子也

使恐便

卑猶山為太宰伯嚭葬地後勾踐滅吳以嚭不忠於所事僂之史記吳越春秋越絕書皆同然按左傳哀之二十二年越滅吳至二十四年公如越得太子適郢將妻公而多與之地季孫懼使因太宰嚭而納賂焉乃止杜預註曰嚭故吳臣也豈越初感伯嚭內應之恩而用之然後始僂之耶

壬寅暮秋余游西洞庭登毛公壇見所謂丹井石臺遺跡求所謂毛公者而不知其名尋入林屋洞訪靈威文人之跡而不知其姓今見錢氏所寄陸廣徵吳地記毛公即靈威文人名萇始為之一快既而思之

顏產當作顧

恐未真也又有云般若臺晉穆侯何曾置按何曾封安成公謚曰孝當其卒於晉時吳尚未平也曾何得來此又未定寺梁天監三年蘇州刺史顏產先置禪房寺宋建武二年蘇州刺史張岱置按晉初有顧彥先天監初不聞也是時吳郡屬揚州不稱蘇州又不設刺史宴聖寺梁天監三年司徒長史吳郡張融捨按融卒於齊不及梁天監也公孫接田彊古治子死於齊何得葬海鹽東十五里又古樂府載其墓在蕩陰里甚明靈巖寺為晉太尉陸玩捨按玩官司空贈止本官非大尉也又稱葬雞籠山在吳縣西北按既

稱陪陵葬當在建業支硎山支道林隱此後得道乘  
白馬升天而去按道林性愛馬故山有洗馬澗未嘗  
升天也又諸樊立至夫差沒一百七年按壽夢卒以  
襄十年二十二年而夫差沒凡八十九年記俱誤也  
秦相范雎初但知有張祿而已至須賈入而真姓名  
出陸遜初名議至為荊州牧始名遜袁粲初名愨孫  
為侍中始名粲明張字敬初名璉為少傅以上  
嫌名改為字敬姚崇初名元之又名元崇最後名崇  
三名俱拜相明馮勝初名國勝次名宗異最後名  
勝封宋國公

史稱博陸侯不學無術廢立大事伊訓明徵乃問古  
有如此不至答變生兄弟書曰昔殷王祖甲一產二  
子曰噐曰良以卯日生噐以己日生良以噐為兄良  
為弟許釐莊公一產二女曰妹曰笈楚大夫唐勤一  
產二子一男一女男曰貞夫女曰瓊華近代鄭昌時  
文長禱一生二男勝公一生二女李黎生一男一女  
竝以前生為長此又近似該博老儒何也  
王莽時勃海尹方年二十一無所師友性智開敏明  
達六藝魏都叔淳于倉奏方不學而文能讀誦論義  
引五經文文說議事厭合衆人之心帝徵方使射輩

虫英射無不知者天下謂之聖人然則方之才技當在曼倩公明間而遺言行跡不甚著定是蚤夭耳  
彌正平氣高一世如荀文若之類無所不詆譏僅與孔楊善曰太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餘子碌碌無足言者其至荊州獨見趙戩而歎曰所謂劍則干將莫邪木則椅桐梓漆人則顏冉仲弓也戩在三輔避亂之荆依劉表而名不甚著故記之伯喈重王仲宣時亦在荆土而正平不稱許不可知也

陸士龍詩故不如士衡耳至本傳所載范陽盧志於眾中問曰陸遜陸抗於君遠近機曰如君於盧毓盧璠志默然既起雲謂機曰殊邦遐遠容不相悉何至此哉機曰我父祖名播海內寧不知耶議者以此定二陸優劣竊恐未爾武帝嘗問吾彥陸喜陸抗二人誰多也彥曰道德名望抗不及喜立功立事喜不及抗後彥為交州餉士衡兄弟士衡將受之士龍曰彥本微賤為先公所拔而答詔不善安可受之乃止此段事絕同乃大相反何也要之致嚴取與覺士龍為勝  
漢告反之典封列侯為過盛韓信彭越皆呂后使人告之也而彭越舍人傳不載姓名其人亦不封告信



者樂說封慎陽侯享國五十一年至孫買之而始弃  
市國絕告英布者賁赫封期思侯享國二十九年無  
後按告彭越舍人當是帝後知是呂后使故不封而  
慎陽過享乃尔天道似未有知也

石敬倫每與王處仲入學戲見顏淵像而嘆曰若與  
同升孔堂去人何必有間王曰不知餘人云何子貢  
去卿差近石正色云士當令身名俱泰何至以讎牖  
語人蕭敬範為湘州好賓友酣醺終辰座客滿筵言  
談不倦嘗謂湘東王曰下官歷觀世人多有不好歡  
樂乃仰眠床上看屋梁而著書千秋萬歲誰傳此者

豈如臨清風對朗月登山汎水肆意酣歌也二語各  
有致未可盡非

沈休文又處端揆有志台司與徐勉最善乃以書陳  
情於勉其略謂今歲開元禮年云至懸車之請事由  
恩奪又外觀傍覽尚似全人而形體力用不相綜攝  
常須過自束持方可僂俛解衣一臥支體不復相關  
上熱下冷月增日篤取煖則煩加寒必利後差不及  
前差後劇必甚前劇百日數旬革帶常應移孔以手  
握臂率計月小半分以此推筭豈能支久若此不休  
日復一日將貽聖主不追之恨冒言表聞乞歸老之

秩若天假其年還得平健才力所堪惟思是策勉為  
言於高祖請三司之儀不許但加鼓吹而已是休文  
一衰病老公不知止足者也大是殺風景事而後世  
因瘦腰一語誤入詞調呼之為沈郎又以為風流之  
症極大可咲沈語曲盡老態故略存之

王莽初改匈奴單于為恭奴善于改囊知牙斯名為  
知後以其叛改為降奴服于黜高句驪為下句驪武  
璽改突厥默啜為斬啜契丹酋孫萬榮為孫萬斬閏  
篡之人舉動相同乃尔  
生曰名死曰諱然漢時不必尔按樊毅西嶽廟碑云

弘農太守河南樊君諱毅毅時在也趙明誠錄云漢  
碑生而稱諱者甚眾不特此又父母亡曰考妣而漢  
興州從事郭君碑云哀哀考妣追惟賈靈下高號吡  
器子失明爾雅云父為考母為妣郭璞既引禮記生  
曰父母妻終曰考妣復援諸書以為非生死之果  
稱猶今謂兄為弟妹為媚耳筆此以俟考

楊大年談苑云千文字題勅員外散騎侍郎周興嗣  
次韻勅字乃梁字傳寫誤尔當時帝主命令尚未稱  
勅至唐顯慶中有云不經鳳閣鸞臺不得稱勅勅之  
名始定據此可發一咲而趙明誠乃舉後周趙文淵

欲留以下十四  
字恐有脫誤

華嶽河瀆碑書奉勅撰以辨之此又不必也按南  
史北史人主命令俱謂之勅北齊樂陵王百年因習  
書書數勅字聞之武成發怒召入殺之又齊廢帝倖  
臣徐龍駒住含章殿著黃綸帽被貂裘南面向按代  
帝畫勅此豈僻事而揚不知之所謂不經鳳閣云云  
者正以阻抑內降之勅云尔

東昏侯三妃梁武初以潘妃不從賜縊欲留余妃納  
諫以賜王茂而不能已納吳淑媛七月而生蕭綜以  
自疑叛北良可咲綜事極難處人至此豈非不幸耶  
○王粲乃畢萬之後至惠王之子以王為氏王躬則

周太子晉之後五侯則齊田和之後田即陳氏陳之先  
為舜故新莽以姚嬀陳田王氏為宗室而已自取王  
所女東萊王基為子納太原王沉女亦此意也  
吾鄉陸象孫謂投名刺既稱頓首不當復言拜故爾  
然周禮辨九拜之儀一稽首二頓首注稽首拜頭至  
地也頓首拜頭叩地也又奇拜一拜也褒拜再拜也  
肅拜但俯下手即今之揖也好奇者有稱肅拜不知  
其自處於倨而稱頓首者亦無所不可若稱奇拜褒  
拜亦通

野客叢書影字古用景自葛洪撰字苑始加彡為影

戰陣之字古用陳王右軍小學章旁作軍爲陣隋國  
隋州古用隨楊堅以其近道走去足作隋疊字古作  
疊王莽以三日太盛改從三田作疊古之對字芋下  
從口漢文帝以口多非實改從土罪字自下從辛始  
皇以字形似皇字遂改從网從非古劭字從刀劉宋  
太子名劭而惡字文爲召刀遂改刀爲力其說頗新  
而可據然亦有不盡然者帝紙二說尤穿鑿故不復  
記

山海經曰西九十里曰夸父之山其北多有林焉名  
桃林其中多馬多馬而放牛於其野亦可笑也又春  
秋文公十三年晉侯使詹嘉守桃林之塞以備秦以  
曲沃之官守之故曰曲沃城非曲沃也然則此爲放  
牛地矣

沈佺期詩有洛浦風光何所似崇山瘴癘不堪聞今  
本作青山非也佺期集有從崇山向越裳詩序云按  
九真圖崇山距越裳四十里杉谷古崇山竹雞從道  
明國來於崇山北二十五里合水欹缺藤竹明昧有  
三十峰夾水直上十餘仞所謂放驢堯於崇山者蓋  
此地也一統志云崇山在慈利縣西三十里即放驢  
堯之所

一統志黃山有劉宋謝晦廟晦刺荊州嘗過黃山顧  
瞻久之後卒樞過不肯去因葬焉民爲之廟宋封顯  
應公本朝定祭以八月二十九日晦逆臣也本末甚  
明宋人既不之攷而洪武天順諸禮官儒臣皆似目  
無古人者可笑可笑

淮南子馬龍蟲也用脩以爲奇語按龍無耳牛耳皆  
實其聽皆以角可稱龍若馬則彼此能相語何言龍  
也

如淳漢儀註及胡毋敬俱云武帝始置太史公位在  
丞相上以司馬談爲之凡天下計出先上太史副上

丞相此言誤也太史令六百石一云千石遷之自傳  
云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東南不得與  
從事發憤且卒此豈位在丞相上者至所報任少卿  
書中所謂僕之先人非有刻符丹書之功文史星歷  
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畜之流俗之所  
輕也又云僕亦嘗廁下大夫之列又可徵矣所謂計  
書先上太史副上丞相蓋上之天子而太史其守藏  
者也

陸子淵謂宋太宗平列國所謂裸將之士頗多無地  
處之於是設六館脩大部書命宋白等總之三大部

者冊府元龜太平御覽文苑英華也御覽外又別脩  
廣記五百卷按三大部即御覽廣記英華也冊府元  
龜脩於真宗朝

姑蘇志載朱勳事其一葉氏筆衡云黃策爲兩浙漕  
使被旨籍勳家策故遲其往且聲言曰朱節使非他  
人比罪不過進花木耳所以遣我者亦以鄉人故也  
朱氏遂稍得爲徒匿計吳中舊事則云勳敗檢其家  
資有黃發勾者素與勳不協既被旨黎明造其室家  
人婦女悉驅之出小民之家無敢容納其紀事之不  
同如此

爲呂氏右袒爲劉氏左袒昔人頗有以絳侯爲失計  
者王應麟則曰考之儀禮鄉射疏凡事無問吉凶皆  
左袒是以士喪禮及大射皆袒左惟受刑則袒右故  
觀禮云右肉袒註云刑宜施於右是也以是攷之勃  
誅諸呂之計已定若爲呂氏則有刑故以右袒令之  
耳吳興陳霆則云淖齒弑齊王王孫賈入市中呼曰  
淖齒亂齊國殺湣王欲與我誅淖齒者袒右市人從  
者四百是勃之先已有以袒右令衆者今以袒右當  
受刑則市人從討者當刑否耶應麟之考據自以爲  
得情而不能不屈於陳氏矣然皆未得其情者也勃

老將也已預知衆心之歸劉氏而不能無疑於呂氏  
之有黨蓋令一下而或間有右袒者或遲疑未左者  
立誅之以令衆如楊素朱滔之舉耳豈至此而始覘  
人心之向背哉

唐書皮日休後仕黃巢為學士以造讖文致忤見殺  
按日休後實遁於吳越以善終其子曰光業為其國  
丞相見陸游集

吳越春秋楚平王謂伍奢之譽二子遣使者駕馭馬  
封函印綬往詐召子尚子胥令曰賀二子父奢以忠  
信慈仁去難就免平王內慙囚繫忠臣外愧諸侯之

耻反遇奢為國相封二子尚為鴻都侯胥為蓋侯按  
楚雖僭稱王其令尹公子雖至貴親未有封侯者也  
○今人不識字者稱不識一丁唐書有挽兩石弓不  
如丁王楸攷謂个字之誤引續世說謂此个字及張  
翠微考異亦謂个字又引蜀志南史皆有所識不過  
十字語劉知幾謂王平所識僅通十字復以為十字  
之誤恐俱未然莊子謂丁字有尾丁尾左引非右引  
也然則莊子亦可謂不識一丁矣又秦符堅載記太  
元七年饗群臣於前殿樂奏賦詩秦州別駕天水姜  
平子詩有丁字直而不曲堅問其故平子曰臣丁至

剛不可以屈且曲下者不正之物未足獻也堅笑曰  
名不虛得因擢為上第豈其時謂平子擢上第而不  
識丁字耶

余以癸酉之楚江行過黃州觀有浮而編竹木筏者  
連十餘家雞犬相望亦有豆棚瓜架之屬取陸務觀  
江行記考之當時筏猶大鋪以土可種菜今不爾也  
聞洞庭湖中大者可種菜楊用脩引周禮澤草所  
生種之芒種王氏農書云卽江南之架田也架田一  
名葑田以木縛架為曲田繫浮水面葑泥附木架上  
葑卽菰根也根最繁而善糾結以土泥着上刈去其

蔓便可耕種江東淮南二處皆有之其田隨水上下  
東西故南方有盜田復引郭璞江賦云播匪藝之芒  
種挺自然之嘉蔬賦江而云芒種嘉蔬又曰匪藝又  
曰自然非葑田而何余按嵇含草木志薺葉如落蘇  
而小性冷而味甘南人編葦為筏作小孔浮水中則  
如萍根浮水面及長莖葉皆出於葦筏孔中隨水上  
下實南方之奇蔬也含亦引江賦自然嘉蔬語然僅  
一種菜耳今謂為葑田恐王氏既誤而用脩復承之  
且璞辭明云標之以翠翳汎之以游菰鱗被菱荷攢  
布水菰翹莖瀟蒞擢穎散裏蓋菱芡石華之屬耳此



豈葑田也。吳中有門曰葑，廣韻注去聲，菰根也。吳中有葑田，蓋水田耳。若謂浮水之田可以連畛，接畝未必有之。

市巷人俚歌稱楊業之子曰楊六郎，延昭，延昭之子宗保，宗保子文廣，征南陷南中，其事多誣罔。及覽宋景濂所撰楊氏家傳，楊端者，其先太原人，仕會稽，為望族，徙家京兆。唐末南詔陷播州，端應募往復之，遂有其地。傳子牧南，牧南傳三公，三公傳次子實，實生昭，無子。時宋益州刺史楊延昭之子充廣使，廣西與昭通譜，以其子貴，遷後之。自是有播州者，皆貴遷之。

後也。貴遷子光震，光震子始名文廣，後至祭而大，迄今為播州宣慰使。按宋史，延昭初名延朗，仕至保州防禦使，高陽關副都部署。有子曰文廣，從狄青南征，為廣西鈐轄。知宜邕二州，累遷定州路副都總管。以沒，今家傳所記以子貴遷。後楊昭者，當廣州鈐轄時，耶家傳不言文廣，而云延廣。蓋以第三世復有文廣，故諱之耳。宋史又不著文廣，有後與否。本朝楊武襄洪子俊從子信能，俱有威名。故人以附會業，延昭輩稱楊家將，却不足論。

今徐州下百二十里為呂梁，洪水勢險急，漕河之喉。

咽也。莊子所稱呂梁，在呂梁縣南泗水之上，有石梁焉。故曰呂梁也。懸水三十仞，流沫九十里，後漸平細。又水經注：浦水出善無縣，故城西南八十里，其水西流，歷于呂梁之山，而為呂梁洪。其巖層岫迂澗曲，涯深，巨石崇竦，壁立千仞，河流激盪，飈湧雲馳，雷奔電洩，震天動地。司馬彪曰：呂梁在離石縣西，今人知徐之呂梁洪，而不知呂縣離石之兩呂梁洪也。

沈佺期詩：玄菟城南秋夜長，或以為菟作平聲非也。按：袁紹典略：睢固字白菟，屯射犬，或戒固曰：將軍字菟，而此邑名犬菟，見犬其勢必驚，宜急去，菟不從，為

魏太祖所破，誅然則菟當為兔。從兔，呼廣韻於去聲。注：草名，又虜複姓，而不言與兔通，故記之。

太公望為汲人，縣民社宣白，崔瑗令曰：太公生於汲，舊居猶存，君與高國同宗，太公今臨此國，宜正其位，以明尊祖。於是立壇祀之，何其迂也。不虞人以崔杼致譏乎宋，仁宗無子，有一臣僚，上言：程嬰公孫杵臼共存，趙宗而血食永絕，所以後宮鮮胤，乃詔封侯廟，祭仍遷此僚一官，前後事俱可笑。

十二屬取牛鼠之類，或以為形體有缺不全，如鼠無膽，牛無下齒，虎短項，兔無唇，龍無耳，蛇無足，馬無膽。

羊無瞳，猴無脾，雞無外腎，狗無腸，猪無筋之類，而亦有未然者。陽谷漫錄云：子寅辰午申戌俱陽，故取相屬之奇數，以為名。鼠五指，龍五爪，馬單蹄，猴五指，狗五指，丑卯巳未酉亥俱陰，故取相屬之偶數，以為名。牛兩爪，蛇雙舌，羊四爪，雞四爪，猪四爪，王充論衡則云：五行之氣有賊害，含血之蟲相勝服，其驗何也？曰：寅木也，其禽虎，戌土也，其禽犬，丑亦土也，丑禽牛，未禽羊，木勝土，故犬與牛羊為虎所服。亥水也，其禽豕，巳火也，其禽蛇，子亦水也，其禽鼠，午亦火也，其禽馬，水勝火，故豕食蛇，火為水所害，故馬食鼠屎而腹脹。

此說尤似不經，都元敬辨之甚悉。錫鼓錄雖存無有能傳其法者。開元帝最為妙絕。宋璟裴冕李臯亦精其理。宋元祐中邠州一父老能之。有大合蟬滴滴泉，曲其人死遂絕。又有尺八者，小說所載，酒令遙望漁舟，不隔尺八。又明皇在仙宮，以好吹尺八，謫人間。沈括云：馬融笛賦，空洞無底，刻其上五孔，一孔出，其背正似今之尺八。楊用脩云：六孔旁一孔加竹木足，黃鍾一均，或謂之尺八管。然則尺八亦笛類也。

髮屬於心，稟火氣，故上生鬚，屬腎，稟水氣，故下生眉。

屬肝故側生男子腎氣外行土為鬚下為勢故女子黃門無勢亦無鬚

晉人喜服寒食散云服之使人神志開朗至病發則云散發反以為貴證又喜服五石散孫思邈云五石散大猛毒寧食野葛無食五石宜急焚其方以絕萬世之禍

沈括言唐人詩多有言吳鉤吳鉤者刀名也刀彎今南唐用之謂之葛黨刀按吳越春秋闔閭既寶莫耶復令國中作鉤曰能為善鉤者賞之百金吳作鉤者甚衆而有人貪王之重賞也殺其二子以血釁金遂

成二鉤諸宮門求賞王問其故曰吾之作鉤也貪而殺二子釁成二鉤王以舉衆鉤以示之何者是也鉤師向鉤而呼二子之名吳鴻扈稽我在於此王不知汝之神也聲絕於口兩鉤皆飛着父之胷王大驚乃賞百金遂服之此吳鉤之所由名以為彎刀似也

陸士衡文集所為周孝侯墓碑其自西討以前皆可據獨所謂絃盡矢絕番係不救左右勸退處按劍而怒曰此是吾按節授命之日何以退為大臣以身殉國不亦可乎其下却云韓信背水之軍未遑得喻不輸縈帶之勢早擬連踪莫不梯山架壑襁負來歸戎

士扞其封疆農人展其耕織又云元康九年田疾增  
加奄延館舍春秋六十有二天子以太臣之葬師傅  
之禮親臨殯壤建武元年冬十一月甲子追贈平西  
將軍封清流亭侯謚曰孝禮也賜錢百萬葬地一頃  
京城地五十畝為第詔曰處母年老加以逆旅遠人  
朕每憫念給其醫藥酒米賜以終年以太興二年歲  
在己卯正月十日葬於義興舊原娶盛氏有四子靖  
玕札碩此大可怪按本紀永熙七年處及齊萬年戰  
敗績死之詔贈官爵賜賚卹母俱與碑同但所謂田  
疾增加奄延館舍何說也且惠愍懷元俱無元康九

年號而元帝為晉王之歲追謚處為孝侯今所謂建  
武元年者其明年也士衡以太安二年為成都王穎  
所殺又十五年而為建武元年何舛謬如此豈士衡  
先為文成其家至建武後始立碑諱戰歿而改其辭  
又增太安以後詔令子傳言三子玕靖札碑言四子  
最少者碩

尚書之尚本當作上音讀或云秦時人臣避上字故  
作常音至今因之不改若二十八宿音秀則洪景廬  
以為當如本音且引說苑辨物篇曰天之五星運氣  
於五行所謂宿者日月五星之所宿也按宿之音秀

北音誤之蓋元人詞曲皆入秀字去上韻至宿州之宿則入徐字而以近徐州故別呼為南徐州北音之謬若此

晉人如溫太真桓元子宋武帝之類皆好六博擲蒲唐名相如房玄齡姚元之之類微時亦皆為之韓昌黎以道學文章自任尤所篤好其所著畫記云在京師甚無事同居有獨孤生申叔者與余彈碁李勝之是也張籍與昌黎書云執事多尚駁雜無實之說使人陳之前以為歡此有累於盛德又商論之際或不容人之短如在私尚勝者亦有所累也况為博塞之

戲與人競財乎廢棄時日不識其然願絕博塞之好棄無實之談昌黎報書止言駁雜而不及博塞蓋亦有所諱也

用脩謂苴字有十四音景廬謂委蛇有十二變俱可稱引證之博矣

左傳幣錦二兩注云二丈為一端二端為一兩一兩一足也然則一端不可以言一足公羊傳乘馬束帛束帛謂玄三纁二玄三法天纁二象地然則今人以一疋帛為束帛亦非也

墨子云楚靈王好細腰故其臣皆三飯為節脇息然

後帶綠墻然後起韓非子云楚莊王好細腰國中皆  
餓死以理言之當是靈王也然謂宮中多餓死則近  
楚王之好細腰謂女子也其臣何故三飯

隋書許智藏傳秦王俊有疾上馳召智藏治之王夢  
其亡妃崔氏泣曰本來相迎許智藏將至當必相若  
為之奈何明夜俊又夢曰妾得計矣當入靈府中以  
避之及智藏至為俊診脉曰疾已入心當即發癩不  
可救也俊果數日而薨及考秦王俊傳俊頗好內妃  
崔氏性妬甚不平之遂於瓜中進毒由是遇疾徵還  
京師明年薨妃以毒王之故下詔廢絕賜死於家然

則夢中故妃崔氏何人也其自相矛盾如此

魏志洛陽雖經破亂而舊三字石經宛然猶存至馮  
熙與常伯存相繼為州廢毀分用大至頽落按漢熹  
平四年蔡邕與五官中郎將棠谿典等正定六經文  
字邕自丹於碑使工鐫刻立於太學門外後魏武定  
四年移鄴都河陽岸崩遂沒於水其得至鄴者殆不  
得半然則馮熙常伯存所損十之二三而墮水者又  
三四也周大象中詔徙鄴城石經於洛時為軍人破  
毀至有竊載還鄴者船壞皆沒存者破作橋基隋開  
皇六年自鄴洛載入長安置於秘書內省議欲補緝

立於國學不果大業之亂多為柱礎貞觀初魏徵始鳩集之十不一存然傳拓之本猶在趙綽云唐造防秋館穿地多得石經故洛中人士逮今有之又宋初於唐御史府掘得十一餘石黃伯思見尚書二百三十六字董道見論語第一及第十四一石二百七十字十八至二十一石二百五十七字趙明誠有千餘字謂邕所書乃八分而三體乃魏時所建不可知然前輩所記關中藩司尚有數石而余嚴訪之俱無踪跡豈其存者亦為柱礎之類耶為一慨而書之今世稱三蘇曰老泉東坡穎濱石林燕語則云蘇子

瞻謫黃州號東坡居士東坡其所居地也晚又號老泉山人以眉山先塋有老翁泉故云子由自嶺外歸許下號穎濱遺老亦自為傳家有遺老齋葉夢得之言恐自有據

唐有四元崔延翰又為制科首也宋三元則王丞相曾楊學士真馮樞使京金孟學士宗獻元王憲僉宗哲明商少保輅若歐陽少師脩則本州及太學禮部試稱三元而廷試在第五非真三元也

舟州山人四部稿卷之一百六十一



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之一百六十二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說部

宛委餘編七

偶一時人賦詩有陸通姓名人不曉所謂余謂此楚  
狂接輿也見莊子疏然詩入接輿則雅入陸通則俗  
此不可不知也按何氏餘冬序錄考姓名頗詳然亦  
有未備者因增記於此倉頡姓侯剛氏見古篆文註  
許由字武仲見莊子釋文堯姓伊祁少昊名摯字青  
陽帝嚳名俊成湯字高密見帝王世紀皋陶字庭堅

服寬按管叔名  
鮮孝叔名度此  
恐誤

孤竹君姓墨名台見孔叢子註伯夷名允一名元字  
公信叔齊名智字公達見論語疏中子名伯遼見周  
曇詠史詩當作仲遼見帝王世紀彭祖姓籛籛音名鏗  
見論語疏其子名胥餘見莊子司馬彪註老子父名  
乾字元杲見前涼錄老子初生時名玄祿見玄妙內  
篇管叔名度見史記註易牙名亞見孔穎達疏逢蒙  
之弟名鴻趨楊朱之弟名布見列子伯樂姓孫名陽  
師曠字子野見莊子疏公孫弘字次卿見鄒長禧書  
子產一名美見左傳註杜康字仲寧見魏武短歌行  
註孟軻字子輿見漢書并孔叢子又字子居見聖證

論莊周字休見列子註孫叔敖名鏡見孫叔碑計然  
一名研一名倪又姓辛字子文見史記索隱文種字  
子禽見吳越春秋陳仲子字子終見皇甫謐高士傳  
漢高祖父太公名崇見後漢書註又名煜字執嘉見  
皇甫謐帝世紀昭靈后名含高祖兄仲名喜曹參  
字敬伯申公名培見史記註項伯名纏字伯見漢書  
註叔孫通名何見楚漢春秋東園公姓轅名秉字宣  
明夏黃公姓崔名廓字少通綺里季姓朱名暉字文  
李角里先生姓周名述字元道竝高士傳壺關三老  
茂姓令狐見荀悅漢紀楊王孫名貴見西京雜記次

非亦名荆軻見續博物志伏生名勝字子賤見西漢碑文翁名黨字仲翁見張宗文歷代小誌張宗字諸君杜茂字諸公見陳忠傳記註楊子雲所稱李士元者名弘見蜀秦宓傳鄭子真名樸嚴君平名遵見王貢兩龔傳註張宗字諸公見陳仲傳註施延字君子見後漢書註田生字子春見雙漢春秋侯芭字鋪子見論衡丁公名固見楚漢春秋衛夫人名鑠字茂猗見翰墨志綠珠姓梁白州人見小傳呂安字仲悌居苗姓應瑒從弟俱見文選註花卿名驚定見舊唐書僧一行姓張名璩見續博物志竇滔字連波見武后

記失馬塞翁姓李見高谷詩序

男子有雙名者夏主赫連勃勃吐蕃將乞藏遮遮國

相尚婢婢唐琵琶客羅黑黑樂工紀孩孩劍客精精

兒空空兒李懷光外孫燕八八元學士承旨巉巉平

章政事回回右丞相脫脫太傅王保保即擴廓學士

馬馬

婦人雙名者隋煬帝宮婢羅羅元微之傳崔鶯鶯又

范十郎女鶯鶯張建封妾盼盼開元中宮伎薛瓊瓊

宋宣仁太后小名滔滔朱端朝取妓馬瓊瓊杜牧之

所狎妓張好好元微之所歡錢唐妓謝好好畫中美

人真真又沈將軍妾真真又元名趙真真同時馮蠻  
子妻趙真真錢唐妓蘇小小私藏千牛女達奚盈盈  
又王山所接仙女吳盈盈錦官城妓灼灼翟素死節  
婢青青常青姬紅紅朱虞部姬寵寵北里妓王蘇蘇  
鄭舉舉王蓮蓮張住住錢唐倡楊愛愛善和坊妓端  
端武氏妓賽賽張虞卿妓英英又楚州官妓王英英  
秦州妓香香范十郎女燕燕宋善畫婦人任才仲妾  
艷艷徽宗幸妓李斯斯義妓毛惜惜又張幼謙妻羅  
惜惜成都魚妓丁憐憐又湖州妓丁憐憐魏鵬妻賈  
娉娉榴花女石醋醋劉諷遇鬼仙女翹翹又理宗宮

人翹翹元名妓荆堅堅李心心願山山馮六六辛弃  
疾妾田田錢錢 有別號雙字者金趙學士元吳

真人俱間間馮山人存存近有裘謙謙

鳥雙名者青丘灌灌又鷓鷯同上崇吾蠻蠻藥山羅羅

又鸚鵡周周見禽經行扈氏啾啾宵扈氏嘖嘖見獨

獸雙名者招搖往往姑逢徹徹空桑軫軫泰山狎狎

泰戲辣辣霍山朐朐枚臯文文又南中猩猩北荒蛩

蛩交廣萬萬音即佛佛也羊羊螳螂也

魚雙名者剛山蠻蠻洛水庸庸見山海經又揚州禺

禺見王會

婦人以五色名者前青青紅紅又紅綃紅線紅拂紅  
纓紅娘紅兒輕紅飛紅絳仙絳樹絳窈絳真丹霞紫  
光紫緩碧玉綠珠素女素娥又仙女青童相如賦美  
人有青琴

四同名者真真三同名碧玉樂府小又太元中司馬

又喬知之妻玉兒潘妃又元樹又陳敬瑄

二同名者飛燕漢趙后唐寶曆朝雲蘇子瞻妾夜

來魏文帝姬天寶名妓及前鶯鶯好好英英瓊瓊惜惜翹翹憐

憐

漢名士稱涼州三明太尉段熲紀明度遼將軍皇甫

規威明大司農張奐然明也出一時以為奇矣晉南  
渡而後瑯邪諸葛恢潁川荀闓陳苗蔡謨俱字道明  
而皆有名號中興三名人為之語曰京都三明明各有  
名蔡氏儒雅諸葛清然則前後有兩三明而後則字  
俱同前則同郡各奇也

湘東王有同姓名錄其書今不存聊舉其灼灼者在  
同時如兩曾參一曾參殺人而致曾子之母投杼兩  
毛遂一毛遂墮井而致平原君之痛哭異世則魯秋  
胡因婦採桑調其妻投水死漢亦有魯秋胡求聘翟  
公女翟公誤傳調妻事以為薄行而不許婚俱可嘆

也其次如國師公劉秀以名應圖讖為王莽所殺而取王莽者為光武亦劉秀莽遣太師安新公王匡攻更始定國上公王匡不勝為所執殺唐李尚書益與宗人尚書益者俱赴飲據上坐因咲曰今日兩副坐頭俱李益伏宗用韓翊知制誥宰相以平盧幕府員外及江淮刺史請上書春城無處不飛花絕句云用此韓翊而員外得之事皆奇

其它同時者漢時兩韓信俱高帝時一封楚王一封韓王三召平一故秦東陵侯一為陳王上柱國一齊相恐東陵侯即陳王柱國為陳封者秦自王剪父子外少微侯矣不應有東陵侯兩王恢俱

武帝時一浩侯一大行謀誘匈奴者也兩王臧武帝朝其二年以郎中令自殺一六年為太常兩王商俱成帝外戚一為丞相樂昌侯一為大司馬成都侯兩王章俱哀帝時一河平三年以太僕為右將軍六年復為太常一四年以京兆尹直言死兩王宗俱平帝時一新甫侯故丞相嘉子一大司空扶平侯魏兩王烈一字彥方有隱德一字長體有道術晉兩王渾一為涼州刺史係戎之父一為司徒係濟之父兩王澄一即濟弟封侯一即戎從弟荊州都督兩孫秀一吳降將一趙主倫嬖臣俱拜驃騎將軍封公兩周撫一

為王敦將一為彭城内史誅梁兩王琳一散騎常侍  
 一德州刺史唐兩李光進俱代宗廟一為光弼弟一  
 為光顏兄俱蕃將賜姓為節度使封公兩李繼昭俱  
 昭宗時一為孫德昭一為符道昭俱賜姓名降朱梁  
 為使相宋兩王著俱太祖時一以文學典制一以書  
 學待詔金兩訛可俱大將

稍先後者吳兩公子慶忌一王僚子一夫差末年將  
 楚兩莊躋一莊王時大盜一莊王裔孫將軍平瀕自  
 王者漢兩王莽一右將軍一太司馬篡位者兩王鳳  
 一太司馬大將軍一更始成國上公兩王譚一宜春

侯一平阿侯兩徐幹一都護班超司馬一丞相曹操  
 掾晉兩劉毅一光祿大夫一衛將軍兩張禹一丞相  
 一太傅俱封侯兩解系一見陶璜傳一自有傳兩王  
 愷一武帝翼一安帝時丹陽尹元兩伯顏一太傅淮  
 陽王一太丞相秦王兩蕭鈞一蕭鸞子梁武時中書  
 郎一蕭瑀從子唐太宗時率更令  
 異代而相類者兩王肅曹魏中領軍為魏制禮元魏  
 尚書令亦為魏制禮兩王殷朱梁以節度使叛誅後  
 周太祖亦以節度使誅兩王彥章梁大將為晉擒吳  
 統軍為楚擒兩王珪唐侍中宋左僕射門下侍郎皆

門下相也兩王溥一唐懿宗一周世宗俱宰相  
仙人有兩王喬其一即子晉也其一為栢人今天墮  
玉棺以葬者僧有兩智永一梁書僧一宋畫僧  
光武時固始侯李通魏武時都亭侯李通衛大夫王  
孫賈齋大夫王孫賈魏徐邈字景山見重武帝為侍  
中晉徐邈字仙民見重武帝為中書舍人魏將軍張  
遼漢兗州刺史張遼字叔高漢中郎將江革梁御史  
中丞江革梁李膺為蜀使至郡武帝悅之問曰今李  
膺何如昔李膺對云云晉文公有咎犯平公有咎犯  
善隱任政李密以祖母老辭官後魏李密以母老習

醫又隋末蒲山公李密則夫時王方慶為相又王方  
慶領尚藥奉御高宗初張昌宗為脩文館學士則天  
末張昌宗為春官侍郎  
漢宗室多同名者其自列侯以下或應有之乃至諸  
王亦自相犯何也豈非以宗正之失職耶余不能盡  
志姑志其顯者四劉慶六安王河間孝王更始燕王  
清河孝王四劉章城陽景王高密頃王齊哀王常山  
靖王三劉嘉梁荒王瑯琊康王漢中王三劉雲城陽  
哀王廣德夷王東平煬王三劉定沛釐王彭城頃王  
甘陵貞王兩劉長淮南厲王濟陰悼王兩劉榮臨江



閔王沛幽王兩劉遂趙叛王梁夷王兩劉交楚元王  
濟北懷王兩劉壽濟北惠王瑯琊恭王兩劉勃濟北  
貞王常山王兩劉勝中山靖王平原懷王兩劉武梁  
孝王城陽惠王兩劉玄淮陽文王淮陽王即更兩劉  
旦燕刺王長沙煬王兩劉賀泗水戴王昌邑王兩劉  
授河間頃王膠東共王兩劉寵陳愍王樂安夷王夫  
以王賀廢主然泗水先封名之同猶可也淮南竄死  
趙遂燕旦以反絕國何所取而同之此大不可解者  
也  
有以人而名器物者阮咸製阮遂名為阮咸今名阮

王右軍好鷺遂名鷺為右軍見釋康伯傳外國鼓遂  
名康伯見博僧鑿虛製湯羊遂名湯羊為鑿虛今無  
番人畢羅好食湯麪遂名湯麪為畢羅今人於  
豕肉豆腐及它中服之類皆加以東坡名謂為眉山  
所製也有以器物而名人者今狐僕射楚小婢善歌  
李商隱錦瑟詩名錦瑟韋中令臯伎善吹簫名玉簫  
韋事見  
兄弟稱二龍者漢許虔許劭齊柳悅柳惔五龍即竇  
儀兄弟六龍者晉卞粹及溫羨八龍者漢荀儉緄靖  
燾注爽肅專唐崔瑄珙璫璪璵玠球珣

兄弟三虎者賈彪

兄弟三鳳者河東薛氏

昔人有父字其子者曹丞相操每下教稱子桓右軍  
與人書謂子敬飛白大有勢子字其父者胡母謙之  
見父輔之暑月搖扇視事呼之曰彥國胡為自貽伊  
感從子字其叔父者袁種謂盜曰南方卑濕絲能日  
飲亡何說王母反而已有臣字其君者光武幸章陵  
宗室諸母酣悅相謂曰文叔少時謹信與人不款曲  
惟直柔耳今乃能如此

唐文皇為天策上將開天策府置十八學士房杜等

多至宰相後薛收卒以劉孝孫補之楚王馬希範亦  
為天策上將開府幕僚拓跋恒李弘臯廖匡圖徐仲  
雅等十八人亦授學士

舜重瞳項羽重瞳隋魚俱羅朱梁康王友敬永樂中  
楚王子亦俱重瞳文王四乳宋范鎡百常父子明倪  
文僖謙俱四乳

泗州僧伽頂有一乳以絮室之發絮則異香出氤氳  
滿室佛圖澄左乳下一孔圍七寸亦以絮室之夜欲  
讀書發絮則光照一室時時水邊引腸曾滌之復納  
於內物理有不可致詰者重瞳四乳不足道矣

倉頡四目唐有三耳張秀才

柳子厚記李赤死廁鬼事以為其人慕李白故名赤已可咲矣霏雪錄所載慕太白者張碧字太碧慕樂天者黃居難字樂地又富家子杜四郎自號荀鴨以此杜荀鶴者尤可笑也

有舉孝廉而為人主者魏武吳大帝也狀元及第而為人主者夏主李遵項也

事有極可笑異者楚懷王死於楚為人所憐項梁立其孫心亦號楚懷王以謚為爵也元世祖年號曰至元其後順帝慕之亦改年曰至元林邑王范揚邁死

太子咄立慕父之德亦名揚邁皆夷俗也

父子同名者二人隋處士羅靖父亦名靖及范揚邁魏大將安同父名屈子亦名屈然則韓退之所云期其杜度不足道也史記鄭武公掘突譙周以為突滑而孫厲公突索隱以為皆非也

王彪之臨之納之准之輿之進之凡六世王胡之茂之裕之瓚之秀之凡五世王羲之獻之靖之悅之凡四世王晏之崑之陋之徐達之湛之聿之凡三世胡母輔之謙之吳隱之瞻之顏悅之愷之兩世俱仍之字

漢有劉箕子朱孫卿許顏回晉有王彭祖梁有庾晏  
嬰庾黔婁祖孫登又孫權女孫魯班宋翟馬周皆掩  
古人姓名  
其命名有可咲者秦將軍孔子胡熟侯劉聖人更始  
劉聖公于闐國王李聖天辛太公若乳母王聖則女  
子也  
取字有異者史記註仲雍字熟哉又北齊將軍劉乾  
字天  
雙名而一字者任不齊字選顏之僕字叔之類也名  
與字同者張巡字巡之類也

師曠識駮識諫珂身識首陽之神其二諫其  
一諛東方朔識騶牙識巫雀識藻廉長八寸九寸識恠  
哉其一諛其二諫  
管子知俞兒早耳東方朔又知畢方獨足張寬知女  
人星劉向知貳負上郡中賈逵知鸞鴛胡綜知秦  
始皇厭王氣物諸葛恪知侯囊山精如陸敬叔知彭  
侯狀如黑實攸知鼉鼠張華知龍鮓以苦酒知海  
鳧毛知干將知臨平石鼓以蜀中桐刻為知銅梁  
盤晨夕鐘與洛知九館龍洞知然石以水灌知玉漿  
龍穴石髓束皙知顯節陵科斗策賈淵知苟晞兒冢

王祭知服楚人冢裴子野知白題國何承天知亡新  
威斗陸杳知紫荷素又知千里酒又知古犧樽許敬  
宗知帝丘李珽知內黃傅弘業知雖形如承仰鼻蘇  
綽知西漢故倉地杜鎬知秦哀公墓李章武知鐵斧  
為厭物沈約知東夷罨蓋瓦具高九尺鏡下平蓋陸  
澄識服匿單于賜蘇傅奕知金剛石孟詵知藥金段  
成式知報時鐵董養知周會狄地下有蒼白盧若虛  
識鼯鼠狗首虎臆杜鎬知雀錫僧贊寧知畫牛隱見  
見首劉敞知龍雀刀赫連勃又知周亞夫印為亞夫  
印劉蛻知古銅益非齊桓公物斛斯微知鐔以芒  
銅振

陸

響之清祖瑩知于闐國王故玉印徐鉉知海馬骨高裕  
知陵鯉  
陸澄與王儉等徵事候高略畢談所遺漏百十條皆  
儉所未覩又與何憲等徵事悉并其舊物奪之何憲  
在王儉宅徵事以最優得五色輦白羽扇王摛後至  
悉奪之沈約與梁武徵粟事少其二沈約策劉顯十  
事顯對其九劉顯策約五事約對其二梁武策錦被  
事已盡劉孝標最後出十餘條南唐鉉錯策猫楚金  
多五十事元陳呂數驢剛中少三十條  
古今事有絕相類者今記之以供撫掌之資如瘦沈

語前有約後有昭略寄怨詩妻之竇前有玄後有泊  
望車塵之潘前有黨後有岳善畫婦人為帝殺之毛  
前有延壽後有惠遠致冰鮮之王前有祥後有延平  
客驢鳴之王前有祭後有濟又銅錢作埒之王前有  
濟後有元寶立銅柱之馬前有援後有搃射石之李  
前有廣後有遠種玉得妻之陽前有洛陽雍伯後有  
盧龍翁伯怖小兒之麻胡前有秋後有祐又有劉胡  
及鬼俱曰麻胡凡四見

聖主時投水人知有卞隨務光而不知有北宮無擇  
騎青牛人知有老子而不知有封達生空菜人知有

伊尹而不知有孔子

見春秋  
孔演圖

白魚入舟人知有周武

王而不知有宋明帝河澌冰合人知有漢光武之溲  
沱而不知有慕容德之黎陽鳳雛號人知有龐統而  
不知有顧邵獻胙加毒以讓賜死人知有晉獻公子  
申生而不知有秦孝文王子西蜀侯暉思妾合方士  
致魂人知漢武之於李夫人而不知宋武之於殷淑  
儀治阿譽聞而阿不治人知有齊宣王之大夫而不  
知景公之晏子夢寐求相人知有高宗之傳詭而不知  
文王之臧文人題壁作龍蛇歌人知有晉文之介子  
推而不知晉文之舟之僑秦許楚地而背之人知張

儀之於楚懷王而不知馮章之於楚王先食不死之藥而巧言以免死人知方朔之於漢武帝而不知中射之士之於楚王一字直百金人知淮南子而不知公孫子承相妻棄夫人知朱買臣而不知太公望沈江負父屍人知有孝女曹娥而不知趙社女絡掘地得石擲人知有滕公而不知有衛靈飛廉者竹不問主人知有王徽之而不知有袁粲倚柱讀書雷震不輟人知有夏侯玄而不知有諸葛誕獲偷侍兒人試文不殺因以賜之人知有楊素之於李伯藥而不知有蔡興宗之於孫敬玉侍婢環執飲饌人知有王武

子而不知有楊國忠孫晟國忠晟又俱號肉臺盤羊羨不偏致敗人知華元之於御斟而不知中山王之於司馬子期乳生潼人知有元德秀而不知有李善絲衣娛戲人知有老萊而不知有伯瑜知囊人知有是錯而不知有樗里子魯匡讀易至損益而歎人知有向平而不知有孔子佩六印人知有蘇秦而不知有藥大以石為虎射之沒羽人知有李廣李遠而不知有熊渠子又王充論衡云是養由基克以由基射晉侯中目而不能殺之為辨極可笑射楚王中目者呂錡由基以一矢射錡伏弋而死也逐兔墮馬折肋

而殂人知齊主高演而不知燕主慕容皝倒用印人  
知有段秀實之阻朱泚而不知有李崧之安蜀一日  
殺二義士人知有袁紹之於臧洪陳容而不知有張  
敬兒之於邊榮程邕之能使人主前席人知有賈誼  
而不知有商鞅蘇綽飲十日酒至期發塚而醒人知  
有劉玄石而不知有趙英御屏隔座人知有漢鄭弘  
第五倫而不知有吳紀亮紀騭杯中蛇影人知有樂  
廣而不知有南皮令應柳樂弓殺孝婦太旱三年人  
知有前漢之東海而不知有後漢之上虞萬石君人  
知有石奮而不知有秦龔張文瓘留犢事人知有時

苗而不知有羊扁食脫粟人知有公孫弘而不知有  
晏嬰錢神論人知有魯褒而不知有胡毋民成公綏  
記半面人知有楊愔而不知有應鳳陳蕃下榻人知  
有徐穉而不知有周球雪中高卧人知有袁安而不  
知有胡定夢贈筆人知有江淹而不知有王彪之王  
珣紀少瑜陸倕李白和凝馬裔孫其事其嘆酒救火人  
知有樂巴而不知有樊英卽信臣郭憲佛圖澄成武  
丁入水戮蛟人知有周處而不知有澹臺子羽荆飲  
飛菹丘訢羊車游後宮鹽水灑地人知有晉武而不  
知有宋文御膳中有髮自數三罪以免死人知晉平



公之庖人而不知光武之陳正因病膏糞人知越王  
句踐之於吳王夫差而不知郭弘霸之於魏元忠以  
酒賜妬婦飲之無恙人知太宗之於房玄齡而不知  
莊宗之於任圜卽席盡器飲酒歸而尚醒稱所得器  
人知裴弘泰之於裴鈞而不知潘屹之於朱梁太祖  
下第獻燕詩座主以明年登第人知有章孝標而不  
知有于化成刻石高山深谷人知有杜預而不知有  
顏真卿賜行酒炙人知有顧榮而不知有何遜陰鏐  
一箭落雙鷗人知有斛律光而不知有拓拔幹高駢  
錦鏡事人知有隋煬而不知有甘寧然脂膏為燭人

知有董卓而不知有滿奮還帶陰德至相位人知有  
裴中令而不知有白中令少孤門生廢蓼莪人知有  
王裒而不知有顧歡發塚類遠祖貌人知有蕭穎士  
之於鄱陽王而不知有吳綱之於長沙王入山妻二  
仙女久而歸人知有天台之劉晨阮肇而不知劍縣  
之袁栢狼頤因食辨勞薪人知有荀勗而不知有師  
曠弘索妾人知有孫秀武承嗣而不知有阮佃夫聞  
鼓角聲加敬人知有范雲之於梁武而不知有到仲  
舉之於陳武告靈不仕人知有王羲之而不知有何  
偃通它心觀人知有忠國師之於太耳三藏而不知

有普寂之於柳中庸祭賽忘書乃在廟鯉魚為送人  
知有馬當山之王昌齡而不知有宮亭湖之估客奕  
棋覆局人知有王粲而不知有到漑製千字文人知  
有周興嗣而不知有蕭子範贈柳妾人知有韓琬而  
不知有李還古即位御床陷地人知有桓玄而不知  
有侯景誤食澡豆人知有王敦而不知有陸暢殞逆  
旅書生人知有王忱而不知有鮑子都庾有方橋神  
貌醜以足潛畫之人知有定州之張平子而不知有  
村留神之魯般駱駝負水養魚軍中人知有宋孫仁  
祐而不知有隋虞孝仁殺負心僕人知有張詠而不

知有柳開金蓮歸院人知有蘇軾而不知有王珪  
雋不疑劉德太將軍光先後欲以女妻之俱辭不敢  
當俱病免後不疑以青州刺史為京兆尹德以青州  
刺史行京兆尹事皆多所平反

張崇還鎮率埒鬚錢趙在禮還鎮亦率拔釘錢  
庾杲之貧人云誰謂庾郎貧食鮭常有二十七種李  
崇富而吝人云李令公食常十八種蓋庾惟三韭崇  
二韭也南北一時事相類若此

漢蔡琰有胡笳十八拍王昭君有胡笳三十六拍至  
二十一拍

晉秦中寶滔妻蘇氏作迴文詩八百一十二字唐范  
陽盧母王氏作天寶迴文詩文亦八百一十二字  
晉平公出言而不當師曠舉琴而撞之跌衽宮壁魏  
文侯出言而不當師經舉琴而撞之中旒潰之一見  
淮南子一見劉向說苑燕太后不肯以少子質齊因  
陳翠愛少子之說而許趙太后不肯以少子質秦因  
左師觸龍愛少子之說而許一見趙世家一見戰國  
策高齊神武不貴慕容紹宗以留文襄唐文皇暫出  
李勣以留高宗俱見本紀申鳴援桴而進戰為賊殺  
其父功成而自殺趙苞援桴而進戰為賊殺其母功

成而毆血死一見說苑一見後漢書醫緩脈晉平公  
而曰君之病在膏之下膏之上秦武王示扁鵲病而  
曰君之病在耳之前目之上謂皆以色致也一見左  
傳一見戰國策東方朔知赤物為恠哉飲酒十石李  
章武知鐵斧為厭物飲血三斗一見搜神記一見酉  
陽雜俎懷素習書盡數畝芭蕉鄭虔習書盡數屋柿  
葉俱見法書錄孫臏臏於魏而為齊師司馬喜臏於  
宋而為中山相一見本傳一見呂氏春秋王濟以錢  
千萬與王愷賭射八百里牛一勝而探牛心尔朱文  
略以好婢與高歸產賭射千里馬一勝而截馬頭一

見晉書一見北齊書鄂千秋明蕭何功高立封侯公  
孫戎明樊噲不反立封二千戶一見蕭何傳一見王  
莽傳兗州刺史李恂郡園小麥胡蒜悉付從事揚州  
刺史費遂郡園小麥胡蒜悉付從事一見東觀漢記  
一見謝承後漢書孫權得諸葛恪而以老菜熟龜精  
張華得雷煥而以老菜辨狐精一見搜神記一見集  
異志漢郭林宗遇雨中角折人遂為折角巾周獨孤  
信馳馬帽微側人遂為側帽一見後漢書一見北史  
嚴峻為吳大帝誦孝經仲尼居張輔吳昭以為鄙生  
請誦君子之事上章陸澄為齊武帝誦孝經仲尼居

王衛軍儉以為博而寡要請誦君子之事上章一見  
吳志一見南齊書吳大帝夢人以筆點額熊循賀以  
為當作主齊文宣夢人以筆點額王曇首賀以為當  
作主俱遂即位一見吳祚國統志一見齊書魏文帝  
為王時夢日墮地分為三分已得一分納懷中陳文  
帝微時夢亦然後俱為三分之主一見談藪一見陳  
本紀張茂先白鸚鵡夢為鷲鳥搏楊太真白鸚鵡亦  
夢為鷲鳥搏一見異苑一見明皇雜錄歐陽率更見  
索靖碑初看云浪虛得名次日看曰名下定無虛士  
坐卧其下十日不能去閻立本見張僧繇畫亦然見

宣和書畫譜楊司空素出見客挾侍姬紅拂因奔李靖郭太尉子儀出見客亦挾侍姬紅綃因奔崔氏一見虬髯客傳一見崑崙奴傳二人又皆劍俠也郭汾陽與馮道亦有相類者郭以尚父太尉中書令汾陽王馮以太師中書令瀛王終俱八十餘又有女俱配龍王皆許之而死塑骨於廟亦大奇人有題馮女廟者身既事十主女亦配九龍可供一咲劉賓客禹錫以集賢學士至京李司空紳罷鎮歸禹錫過之出名姬佐酒禹錫賦詩所謂司空見慣渾間事惱斷蘇州刺史腸者李即以姬贈之劉後分司還

洛有姬甚美李司空逢吉以計邀而奪之劉作四詩以擬四愁投李李但含笑而已竟不答末句有料得夜來天上鏡只應偏照兩人心語不知所奪之姬即所贈者否但以一禹錫而兩李司空者一贈姬一奪之可作咲柄及杜牧之以御史分司過留守宴問美姬紫雲而欲得之朗吟而起其人亦李司空也名聽

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之一百六十二

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之一百六十三

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之一百六十三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說部

宛委餘編八

愚嘗恠南燕慕容德登高譙羣臣語如齊魯固多君子當昔全盛之時接慎巴生淳于鄒田之徒蔭脩檐臨清沼馳朱輪佩長劍恣非馬之雄辭奮談天之逸辨指麾則紅紫成章俛仰則丘陵生韻至於今日荒草頽墳氣消烟滅永言千載能不依然又如曹景宗既責謂所親曰我昔在鄉里騎快馬如龍與少年輩

數十騎拓弓弦作磬聲箭如餓鳥噉中澤中逐麋  
數肋射之渴飲其血饑食其胃甜如甘露漿覺耳後  
生風鼻端出火此樂使人忘死今來揚州作貴人動  
轉不得路行開車幔小人輒言不可開置車中如三  
日新婦此色色使人氣盡此等語雖小愧大雅殊自  
奇麗德索虜景宗武人其能言尤可恠耳昔人謂宋  
臣借飾之語恐亦未然

晉文卽位探策得一羣臣失色裴成公進曰臣聞天  
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侯王得一以爲天下負梁高  
祖問王侍中朕爲有爲無對曰陛下應萬物爲有體

至理爲無宋文帝釣天泉池垂綸不獲王景文曰臣  
以爲垂綸者清故不獲貪餌元魏高祖名子恂愉悅  
懌崔光名子劭勗高祖曰我兒名傍皆有心卿兒  
名傍皆有力對曰所謂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周武自  
彈琵琶屬梁王蕭巋舞因起謝曰陛下旣親撫五絃  
臣敢不率同百獸此雖取捷供奉語不妨雅致若桓  
玄卽位御牀陷而殷仲文曰將由聖德深厚地不能  
載梁武宮門災謂羣臣我意方欲更新之而何敬容  
曰此所謂先天而天弗違又武帝卽位有猛虎入建  
康郭象入江陵上意不悅以問羣臣羣臣無敢對者

王瑩在御筵，斂板對曰：昔擊石拊石，百獸率舞。陛下膺籙御圖，虎象來格，縱極澹辭，不能令人不嘔穢。○今世所稱返璧，蓋左傳所謂受殽而返璧也。若以周敬王事，擻之則佳；秦始皇事，擬之則不雅。子朝與敬王戰，投璧於河，後二日津人得之於岸，將賣之，石也。已，敬王事定，獻之，復為王。秦使者夜過華陰，平舒道有人持璧遮使者曰：我遺鎬池君，因言曰：今年祖龍死，使者奉璧具以聞，使御府視璧，乃二十八年行渡江所沈璧也。

西京雜記：茂陵富人袁廣漢於北邙山下築園，東西

晉史：袁彥伯宏在桓公府作東征賦，而不及宣城。一日桓命同載，問卿何以東征賦不及家君？袁云：尊公稱謂既非下官，敢專既未遑啓，不敢顯之耳。公疑不實，乃曰：君欲為何辭？袁應聲曰：風鑿散朗，或搜或引，身雖可忘，道不可隕。宣城之節，信義為允，桓法然而止。又世說說新語：彥伯東征賦都不道陶公，胡奴誘之狹室中，臨以白刃，云：先公勲業，如是何以相忽略？袁窘蹙便答：我大道公何以云無？因誦曰：精金百鍊，在割能斷，功則在人，職思靖亂，長沙之勲，為史所讚。按此必有一誤，彥伯豈有為桓容而遺宣城者？使出無



意則伏玄度己言之若使有意不足見方而適來  
豐豐或胡奴之說差為近之

今人知司馬長卿為賦客而不知為經術士又不知  
為文翁弟子也按秦宓傳宓云蜀本無學士文翁遺  
相如來受七經還教吏民由是蜀學比於齊魯故地  
里志曰文翁倡其教相如為之師又云雖有王孫之  
累猶孔子大齊桓公年賢叔術宜立祠堂速定其銘  
○每讀楞嚴經云貪明為罪遇精為形名魁魘鬼和  
銷報盡生於世間多為應類酬足為人參合文類貪  
成為罪遇明為形名役使鬼明滅報盡生於世間多

為休徵酬足為人參合明類不免一自哂吾儕豈亦  
貪明貪成之報耶然據佛氏言則帝釋天福盡尚墮  
五通僊見身有盡一應神道俱屬脩羅閻羅主者亦  
是業報固無恠也

劉向識貳負桎梏之尸蓋僵尸數千年不朽者也鄒  
溪水側有重人穴穴中有僵尸不知年載按記云人  
以五月五日生者尸不腐

今人正五九月不上任唯京朝官則不拘也在唐宋  
亦然按戴植鼠璞云釋氏智論天帝釋以寶鏡照四  
大神州每月一移察人善惡正五九月照南瞻部洲

唐人以此三月不行死刑曰三長月節鎮因戒屠宰  
不上官來人多以是三月食素誦經已可矣今於  
正五九月不斷屠宰但不上任尤無謂也

今人稱法令曰令甲以漢宣帝詔令甲死者不可生  
然是法令首卷曰江充傳註令乙騎乘行馳道中章  
帝詔曰令丙筆長有數見鼠璞甚明然則令乙者第  
二卷也令丙者第三卷也漢律當有十卷

曲逆縣按博水濡水自源東逕其縣故城南枉渚迴  
湍率多曲復亦謂之為曲逆水張晏曰湍水於城北  
曲而西流是受此名而氏曲逆矣左傳哀四年齊國

夏伐晉取曲逆又竹書紀年魏殷臣趙公孫哀代燕  
返城曲逆漢高帝以封陳丞相貪其富而不辭亦不  
求改名至王莽始改為順平矣

地里志言高奴縣洧水上有肥可用之博物志言酒  
泉南壽縣南山出泉水大如宮注池為溝水有肥如  
肉汁取著器中始黃後黑如凝膏然極明與膏無異  
膏車及水碓缸甚佳北方謂之石漆又云水肥水經  
注銅雀臺北曰水井臺高八丈上有水室室有數井  
深十五丈藏冰及石墨焉石墨可書又然之難盡亦  
謂之石炭陸士龍貽兄書三臺上曹公藏石墨數十

萬斤云燒此消後可用然烟中人不知兄頗見之否  
今送二螺卽此物也

水經注言捷為朱提縣山水險奇數百言而不及朱  
提銀事亦一漏也朱提銀比之他銀極貴價可益十  
之五見食貨志武帝時以銀為幣至平帝而始有朱  
提銀耳周穆王時有燭銀其光可鑒曰天子之寶蓋  
不以為幣也

余欲登太和山閱近所刻志不能舉永樂以前事及  
山所由名攷一統志亦無之按道元水經注云武當  
山一曰太和山亦曰峯上山山形特秀又曰僊室又

荊州圖副記曰山形特秀異於衆嶽峯首狀博山香  
爐亭亭遠出藥食延年者萃焉晉咸和中歷陽謝允  
捨羅邑宰隱遁斯山故亦曰謝羅山

余過襄陽城之十餘里為習家池不能二畝許乃是  
流泉匯而為池耳前半里許俯大江按水經注沔水  
逕蔡洲與襄陽湖水合水上承鴨湖東南流逕峴山  
西流東南流注白馬陂水又東入侍中襄陽侯習郁  
魚池郁依范蠡養魚法作大陂陂長六十步廣四十  
步池中起釣臺池北亭郁墓所在也列植松篁於池  
側沔水上郁所居也又作石伏遠引大池水於宅北

作小魚池，池長七十步，廣十二步，西枕大道，東北二  
邊限以高堤，楸竹夾植，蓮芡覆水，是遊宴之名處也。  
山季倫之鎮襄陽，每臨此池，未嘗不大醉，而還恒言  
此是我高陽池，故人爲之歌曰：此公出何去，往至高  
陽池。日暮倒載歸，酩酊無所知。然則今之習池，非復  
昔之舊矣。又其地高，不可引湖水。

用脩以方城，爲萬城，其可咲不待言。伯晦引史記阻  
之以鄧林，緣之以方城，又我悉方城外，及服虔杜預  
之說，以闢之似矣。然不如盛弘之荊州記之明切也。  
其云：葉東界有故城，始鰲縣東至，瀕水達泚陽界，南

北聯聯數百里，號爲方城。一謂之長城，南北雖無基  
築，皆連山相接，而漢水流其南。故屈完云云，何其易  
曉也。郡國志：葉縣有方城，郭仲產曰：苦菜于東，俱有  
方城。又楚狂接輿耕於方城之南，蓋皆傍此長山方  
城而名者也。

左氏焚巫尪，謂其尪瘦，鼻孔向上，天憫之不爲雨，以  
故焚巫，其言極俚，可咲。然古有祈雨而焚身者，蓋不  
但焚巫也。桂陽先賢畫讚：臨武張熹字季智，爲平與  
令時，天下大旱，熹乃積柴自焚，主簿崇小史張化從  
熹焚焉。焚後靈雨澍應，又曠北戴封字平仲，爲西華

令旱乃自焚，天雨火滅，官至太常，後之焚身者，僧也。  
○余往者，赴晉陽，臬踰上黨，見刻石有孔子迴車處，  
辨以孔子臨河而返，必不至其地，於紀行筆之矣。及  
覽酈道元水經註云：諸子史籍之文，並言仲尼臨河  
而歎，是非太行迴轅之言也。然又云：邠水東南，逕孔  
子廟，東廟庭有碑，魏太和元年，孔靈度等以舊字毀  
落，上求脩復，野王令范衆愛河中太守元真刺史咸  
陽公高允表聞，立碑於廟，則其事亦已久矣。今廟與  
碑俱不存，後人緣而刻此五字也。

歷山有三處，一統志云：濟南城，南五里有歷山，即舜

耕處。鄭康成謂歷山在河東，而曾子固辨其非。子固  
似未讀水經也。按酈道元註云：河東郡南有歷山，謂  
之歷觀，舜所耕處也。有舜井，媯汭，二水出焉。南曰媯  
水，北曰汭水，迺逕歷山下。上有舜廟，又周處風土記  
曰：舊說舜葬上虞，又記曰：耕於歷山，而始寧、剡二縣  
界上舜所耕田，於山下多柞樹，吳越之間名柞為櫪。  
故曰歷山，道元謂周處此志為不近情，傳疑則可證  
實非矣。安可假木異名附山，殊稱彊引。大舜歷山，媯  
汭言是則安於彼，牟矣。然則寧、剡尚在傳疑，濟南猶  
似無據。

置當作置字  
常當作裳

每見人稱前導者伍伯。晉書賈充戲庾純云：君行常在  
在人前，今何以後蓋純之先人，有為伍伯者。按古今  
注云：一伍之長也。五人為伍，曰伍伯。一曰戶伯。漢制  
兵吏五人，一戶一竈，每竈四直，一伯，故曰戶伯。又曰  
大伯。諸王公行，戶服赤幘，纁衣常鞅，率其伍以導引  
也。

用脩著赤纁，清裁既不序，赤名所以唯於執林伐山。  
載禽經云：雉上無尋，鷄上無常。雉上有文鷄，上有赤  
云，赤與尺通。莊子云：尺鷃，尺亦尺也。此其所以謂之  
赤纁歟。然則謂之尺纁亦可乎。按漢西嶽石闕銘云：

弘農太守常山元氏張勳，為西嶽華山作石闕，高二  
丈二赤。又北齊平等寺碑云：銅像一軀，高二丈八赤。  
廣州記稱：鰕鬚長四赤，然則赤果與尺通也。余故於  
廣赤纁改正作尺，而記於此，以見用脩未覩二碑也。  
○用脩稱天子三河募少年為黃河折支河，湟中河  
大可咲也。此三河那得有少年募，蓋河內河東河南  
近京師地耳。

史記曹參傳：蕭何為法，顛若畫一。徐廣註音古項反。  
一音顛。漢書則云：講若畫一文，穎註講或作較，顛訓  
直。又訓明，講訓和。溫公通鑑遠改作較，用脩譏之似。

也却又妄改顛作斟而云勘斗斛也較車耳也則用脩尤為可咲史記本文原無作斟註亦無勘斗斛訓且較之一字豈車耳之外別無訓乎留侯傳史記作帷帳漢書作帷幄今亦以責之通鑑疑用脩不曾見漢書也

又云漢書遊於巖郎鍾繇表廟郎郎當作廊而皆省作郎者上應下承上也此却不然龜策傳紂為象郎豈亦下承上乎蓋古文通用耳

用脩能辨晉元非牛金所生且知其為誣辭而云魏道武名捷繼受命為牛繼馬後之像此又誤也道武

初名涉圭後名珪捷者其父什翼捷也亦遠矣

唐人記宋延清二事吾皆疑之其一謂延清夜投杭州靈隱寺得句云鷲嶺鬱岩堯龍宮隱寂寥屬吟甚苦一老僧云少年何不言樓觀滄海日門對浙江潮遂終篇跡之乃駱賓王也其二謂劉希夷去年花落顏色改明年花開復誰在延清愛而欲有之不許遂以土囊壓殺之夫落花句雖自妍宛要非至者延清自多佳境何至苦欲得之其與賓王年事不甚相遠賓王集又有江南贈宋五之問及兗州餞別詩何得言非舊識若賓王果為老僧而之問後謫過杭時亦

且老矣不得呼少年止由二詩竝見集中而好事者欲以證希夷之橫死賓王之倖生故合延清受此長誣耳

傳奇稱徐敬業黃巢亦俱為僧以免黃巢有鐵衣着盡着僧衣語又一說宋開寶中八十老僧道價為叢林所重臨當歸寂從容示偈舒左足足底有黃巢二字又有載姚泓為終南山地僊事極詳要之皆誣罔耳

羅虬比紅兒不過市井間烟花語耳然唐詩紀事謂虬手刃此伎而作詩追悼之恐誤蓋詩語有任伊孫

武心如鐵不辦軍前殺此人又若教麤及紅兒貌爭肯樓前斬愛姬也恐紅兒自以他故死不由手刃史記年表秦以君公主妻河君主註以它女為君主秦君之女也漢之子女曰公主壻曰尚諸主女曰翁主壻曰承

楊用脩證西施之沈江與陳晦伯之證西施隨范蠡以去俱各有所出難以臆斷第陳引吳地記句踐令范蠡取西施以獻夫差西施於路與范蠡潛通三年始達於吳遂生一子至此亭其子一歲能言因名語兒亭此大可味按記亭在嘉興縣南一百里為吳地



范蠡為越成大事，豈肯作此無賴事？未有秦使進女，三年於數百里間而不露，露而越王不怒，蠡吳王不怒，越者齊東野人之談，何足據也？攷越絕書曰：語兒鄉故越界，名曰就李，吳疆越地，以為戰地。至於柴辟亭，女陽亭者，句踐入官於吳，夫人從道產女，此亭養於李鄉，句踐勝吳，更名女陽，更就李為語兒鄉。今稱女兒亭，蓋誤合為一也。晦伯之駁，用脩真可謂夢中說夢矣。

吳越春秋所載伍胥投水，女溧陽，然不知其人。按李太白撰碑，女姓史，然則溧陽史在春秋已有之。

用脩引符子云：姓名人罕知，況其書乎？馬總意林亦不載，下註云：符子名朗，東晉人。見隋藝文志，此亦不詳。正史之故，符朗不當作符。按符堅載記後有朗傳，堅之從兄子也。秦亂投晉，為王國寶所構，死者符子數十篇，亦老莊之流。此書今收藏經中，余嘗讀之，豈僻人僻書也？

用脩云：杜子美詩：近來海內為長句，汝與東山李白好。流俗本妄，改作山東李白。樂史序李白集云：白客游天下，以聲妓自隨，效謝安石風流，自號東山。時人遂以東山李白稱之。子美詩句正因其自號而稱之。

耳流俗不知而妄改近世作大明一統志遂以李白  
入山東人物類而以杜詩為證近於郢書燕說矣按  
南部新書云李白山東人父蒼任城尉因家焉少與  
魯人隱徂徠山號竹溪六逸天寶初游會稽吳筠隱  
剡中谷稱蜀人非也今任城今廳有白詞尚存至唐  
范傳正誌其墓曰白涼武昭王九世孫昭王隴西人  
隋末子孫以罪徙西域神龍時白父客自西域逃居  
綿之巴西而白生焉唐魏顆李陽冰序其文劉全白  
撰其墓碣皆曰廣漢人故論白者或曰隴西或曰山  
東或曰蜀李陽冰云李翰林浪跡縱酒以自昏穢詠

歌之際屢稱山東李白亦云以張垞讒逐游海岱間  
子美所謂汝與山東李白好蓋白自號也然則白本  
隴西人產於蜀嘗流寓山東子美從游時在山東故  
稱山東也此山東乃關東非今之山東也一統志固  
已俗然用脩亦所謂得其一未得其二者也

宋太祖詔天下重修建帝王廟委州長吏躬親檢討  
儀相畫樣給付而中間有不相宜者秦始皇配有李  
斯漢景有周亞夫是錯唐明皇有郭元振後唐莊宗  
有郭崇韜明宗有任圜安重進皆君臣不相終者也  
高辛以后稷配後魏孝文以長孫晟晟隨文時人不

相值也。後周文帝以宇文憲憲少子文帝卒時僅十六不應配也。明皇不配姚宋而配張說王琚肅宗不配李郭而配苗晉卿裴冕霍光兩配武宣而不祠昭帝秦始皇朱梁太祖石晉高祖俱不應祀而祀中間如夏少康周宣王昭帝皆賢主而皆遺之趙中令諸公不學之過也。女媧氏無配楊用脩攷三臣娥陵氏及聖氏隨氏以志其陋。

今天下府名太原府乃宋太宗以晉王升者也。延安府乃哲宗嘗封延安郡王升者也。肇慶府徽宗以端王由端州升者也。襄陽府真宗嘗封襄王由襄州升

者也。慶陽府仁宗嘗封慶國公由慶州升者也。建寧府孝宗封建王由建州升者也。德安府神宗嘗為安州觀察使升者也。獨宋太祖即位以宋州為南京應天府而我高皇帝首下建康定大業遂亦名南京應天府其昭合有如此者。

今人以椿萱擬父母當是元人傳奇起耳。大椿氏八千歲為春秋以擬父猶可。萱引詩語言樹之背殊不切。觀唐元微之詩萱近北堂穿土早宋丁會之草鮮忘憂憂底事則唐宋人必不以萱擬母也。橋梓所謂橋仰而高梓俯而卑周公之所以撻伯禽也。却父

元魏御史中丞最爲雄峻見崔暹高儼傳可紀然尚書省臣能禁止糾劾之孝文時中尉李彪以剛直聞事多專恣尚書左僕射李冲列其罪惡有司奏當大辟詔除名明帝初中尉元匡欲攻尚書令元澄澄奏其罪惡亦處死刑詔除名前後二十年内事也然冲與澄自劾處匡後皆不久而卒事固有相類如此者○陶隱居載漢高祖以始皇三十四年於南山得一鐵劍長三尺銘曰赤霄太篆書卽斬蛇劍也及貴常服之光武微時在南陽鄂山得一劍文曰秀霸魏武帝以建安二十年於幽谷得一劍長三尺六寸上有

金字銘曰孟德王以見人主受命之徵按西京雜記云斬蛇劍長七尺晉太康中武庫火飛去又載石勒耕地得一刀銘曰石氏昌篆書然劉曜讀書管岑山有管岑王遺童子奉寶劍事見本載記而隱居不之及建安二十年武帝王業成矣此劍非所自創卽其下僞爲之以相鼓眩也隱居又云漢平帝衍以元始元年歲次辛酉掘得一劍上有帝名因服之大篆書又宋順帝準昇明元年掘得一刀文曰上血光照一室帝奇之二年七月使楊玉候織女不得懼死用以弑帝所得亦非祥也然

是蒼梧王昱不當作順帝準

李涪謂唐世郊天祭地止於再拜其禮至重不可加而以婦拜姑章必四為非禮然則彼時不行四拜也方干處士每拜必三時謂之方三拜宋朱元晦孫為淮東提刑與顯者書必云萬拜時謂之朱萬拜皆可稱人妖

淮南王英布犯法黥後至有國遂稱為黥布五季周行逢為三鎮節度使加侍中宋狄青為使相俱以嘗黥而貴而不欲去其文今人但知狄而不知周也則而至將相者孫臏司馬臏自刎者鬻拳自宮者豎刁

○潘輿事今將母者通用之而不知潘以石崇事見法其母固同與其禍也及瓜事今以為得代之期而不知瓜期不得代連稱管至父繇此為亂也含鷄舌香乃侍中才存以年老口臭含之墓碑生金在賈梁道廟以為晉中興之兆而庾氏為滅族之候俱不為佳事也

車二馬為麗三馬為駟四馬為駟鼓三百三十三槌為一通鼓止角動十二聲為一疊昏鼓四通為大鼓夜半三通為晨戒旦明三通為發駒

丹鉛錄稱後周靜帝令宮人黃眉墨粧云引葢黃無

限當山額又額黃無限夕陽山語為証謂唐尚然又引荆公詩漢宮嬌額半塗黃以為漢已有之詳語意乃是額間小黃靨耳非黃眉也若周天元帝禁天下婦人不得施粉黛自非宮人皆黃眉墨粧蓋眉不用黛而止用黃不欲其飾之美上等宮掖耳全非額黃意也亦非靜帝

傳咸傳攀蚊鬚附蝟翼然則蚊亦有鬚乎列子以燕角之弓糊蓬之箭射虱之心而懸不絕虱亦有心乎蠻觸之國在蝸角鬪而伏屍數百里蝦邦蟻郡又不足言矣

丹鉛餘錄載古鑑銘二以為唐人作按銘辭有長懸仁壽天子萬春語疑隋仁壽宮成於此鑄鏡也又如珠出匣似月停空當眉寫翠對臉傳紅亦似煬帝語○中國初無西瓜見洪忠宣皓松漢記聞蓋使金虜貶逸陰山於陳王悟室得食之云種以牛糞結實大如斗絕甘冷可蠲暑疾丹鉛餘錄引五代邠陽令胡嶠陷虜記云於回紇得瓜名曰西瓜其言與忠宣同以為至五代始入中國按忠宣使虜乃稱創見則嶠嘗之於陷虜之日而不能種之於中國也其在中土則自靖康而後其在江南或忠宣移種歸耳

左傳孔悝之難太子懼下石乞孟釐敵子路以戈擊之斷纓子路結纓而死據論語隱義孟釐一曰狐黯以詐墜子路折股畏其目光不敢前曰請覆子之目子路以衣袂掩目遂殺之又師覺授孝子傳子路之子仲子崔欲報父讎殺狐釐告於夫子夫子曰行矣釐知之曰君子不掩人之不備須後日以蒲弓木戟與子崔戰而死然則狐釐蓋悔其詐殺子路而以死成子崔之孝者也事固不可信然亦足以少雪覆醢之辱矣

南史柳世隆由南兗州都督遷護軍時尚書令王儉

為衛將軍脩下官禮甚謹世隆止之儉曰將軍雖存弘眷如王典何余嘗怪之以為衛將軍位在護軍將軍上何以有此後攷晉六朝志乃知護軍官品雖卑而於諸將軍有上下分蓋亦陳平護諸將之遺意也  
○李延壽作李神雋傳云出見犬邢劭戲曰為是宋鵲為是韓盧神雋應聲曰為逐丞相東走為負帝女南徂及作徐之才傳又云嘗與朝士出游遇羣犬競走諸人試令目之應聲云為是宋鵲為是韓盧為逐李斯東走為負帝女南徂其重複如此必有一譌  
北史李氏傳即延壽撰蓋倣班固例與唐俱京武昭

王暉之後其載世系極詳然內云在秦者名興族為將軍生子伯祐建功北狄封南鄭公伯祐子德德子信為秦將虜燕太子丹信孫元曠仕漢為侍中弟仲翔位太尉討叛羌於狄道陣歿葬狄道川史記李將軍傳所云其先自槐里徙居成紀實始此也仲翔曾孫廣云云按信於廣為六世其敗於楚為始皇二十三年稱信年少壯往及孝文之十四年僅五十八年而廣已用良家子與從弟李蔡俱為武騎常侍計其年當與信等不應世次之多如此且南鄭公非秦爵漢太尉為三公未聞年表之有李仲翔與翔之討羌

而死也以此知記述之不易  
李世勣傳卒年八十六攷之碑七十六當以碑為正也傳稱大業末世勣為盜僅十七而勣以摠章二年卒至武德元年為五十二年勣是時年蓋二十五也然則大業四年勣已為盜矣傳載其訓弟語云年踰八十司馬通鑑云年將八十亦知其謬耳然至所謂年十二三為亡賴賊逢人則殺亦似非實錄蓋勣十二三時為隋高帝末年天下未嘗有大盜也  
宋史樊師古本名若水字叔清即南唐進士走北以絲繩量江面濶狹者也後至給事中戶部使嘗因召



對上問之曰：「卿名出何書？」對曰：「唐尚書右丞倪若水亮直臣竊慕之上，咲曰：『可改名。』」知古倪若水實名若冰，知古學淺妄引以對人，皆咲之。余家宋板唐書資治通鑑倪實名若水，非若冰也。且倪字子泉，豈得為若冰乎？脩史者歐陽玄不應孟浪至此，且以是而咲師古能無為師古所咲也耶？」

王翦傳：將兵六十萬伐楚，行請美田，宅園池甚衆。始皇曰：「將軍行矣，何憂貧乎？」王翦曰：「為大王將有功，終不得封侯，故及大王之嚮臣，臣亦及時以請園池，為子孫業耳。」又云：王翦子王賁與李信定燕齊地，二世

之時，王翦及其子賁已死，而孫王離擊趙，項羽破禽離及攷。二十六年，鄒那臺銘列侯：武城侯王離、列侯通武侯王賁、倫侯建成侯趙亥、倫侯昌武侯成、倫侯武信侯馮毋擇，以位次差之。王離在李父賁前，則離乃剪豕孫，襲剪爵者也。賁蓋剪之次子，自以功封侯者也。所謂有功不封者，其時未定天下云耳。及剖符而剪一子一孫為功臣之首，又當時列侯二人，倫侯三人，凡封侯者僅五人，而李斯與蒙恬、李信不與焉，可謂嚴矣。所謂成者，其嬴姓耶？」

何謂... 三... 而... 亦... 海... 蘇... 王...



